

## 鸽友

□聂鑫森



古城湘潭的雨湖边，有一条长而曲的巷子，叫祥和巷。住着四五十户人家，一个或大或小的院子，黑漆铜环的院门一关，便自成格局。

祥和巷各色人物都有，医生、公务员、工人、私企老板……若以业余身份而论，称之为“鸽友”的则只有两个：巷口第一家的仰云天，巷尾最后一家用房林。

何谓“鸽友”？就是善养鸽、会玩鸽的人，而且是古城鸽友协会的正式会员，在圈内有一定的知名度。

仰云天70岁了，发尚青，背未弯，眼不花，走起路来铿锵有声。退休前，他是伤科医院的大夫，专治跌打损伤。正业之外，养鸽、玩鸽，从小到老一直兴致勃勃。他不但治人，还会治鸽，鸽腿伤了、断了，他可以捏可以接，敷药包扎，过些日子就照样飞翔蓝天。

在雨湖边踮腿，在家中的庭院散步，他总会下意识地仰望云天。一群鸽子高高地飞过去，虽小如燕，他立即可数出数目，还能看出品种、公母，这功夫了不得。“仰云天”的名字，名至实归！

他喜欢养灰色的鸽子。深灰（又叫“瓦灰”）、灰、浅灰（又叫“亮灰”），这是基本的三类。此外，浑然一色的叫“素灰”，有深色斑点的叫“斑头灰”，翅有白翎的叫“灰玉翅”，头部部生白毛的叫“灰花”……他一共养了40来羽（一只为一羽），院中的空地，木楼顶上的晒楼，都是他和鸽子亲密接触的地方。

老伴儿说他前世就是鸽子投的胎，没见过这么痴爱鸽子的。幸而孩子都在外地工作，没沾上这毛病。

仰云天驯养的鸽子，就像纪律严明的士兵。他打一声“呵哨”，群鸽在院中起飞，直入云天盘旋，这叫“飞盘子”，而且可以三起三落。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何况是“飞活盘子”，一会儿左旋，一会儿右旋，圆转自如。只能朝一个方向旋转的，叫“飞死盘子”。他从不让自己的鸽群去“撞盘子”，即去冲撞人家鸽群的阵营。偶尔，他的鸽群裹胁了人家的鸽子归来，不论优劣，一律赶走，这叫君子不夺人之爱。

仰云天在鸽友中声誉颇佳，众望所归，于是连任鸽友协会的会长。

住在巷尾最后一个院子的房林，40来岁，矮矮胖胖，白白净净。他是本地房地产开发的后起之秀，因为读过大学，自矜为“儒商”。这个院子很大，是他两年前买下的，把老房屋连根拔掉，建了一栋漂亮的三层小洋楼。他喜欢养鸽子，便在院子一角，建了一座小巧而精致的鸽舍，有五六十羽，而且很多是名品，如“青毛”、“鹤秀”、“七星”、“兔背”、“紫点子”、“紫玉翅”、“玉环”、“白鹦嘴点

1800年秋天，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决定到瑞士的琉森湖畔疗养一段时间。作出这个决定是在一次歌剧——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排练时，他发现自己如果不在第一排就完全听不见那剧中女高音的歌唱了。听力怎么下降到如此可怕的程度呢？他找了雷昂大夫，大夫回答说：

“贝多芬先生，虽然你听的全是音乐，但不管是高音低音，音量都很大，且几乎是天天都听得，你的听力岂能不受影响到？”

“你是说我必须离开我的音乐？”

“我是说，你必须恢复听力。”雷昂大夫明确无误地回答：“到一个最最安静的场所去。它必须是一个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到的安静地方。”大夫说，“让你的耳朵休息一段时间，听觉也就会在寂静中逐渐恢复。”

这样，贝多芬来到了琉森湖。这里只有树叶的沙沙声和琉森湖边水波的喋喋声，花园里蟋蟀的叫声是最大的了。琉森湖果真静得似乎可以听到夜空中流星划过的声音。

可每天要是听不到那熟悉的钢琴声、歌唱声、交响乐队里各种乐器的声音，他能活下去吗？

贝多芬决定过两天先回到维也纳去，一部新的交响乐的构想已经在脑海里萌动。

就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一个黄昏，他独自到琉森湖畔散步。

太阳刚刚落山，西边的山顶上留有一片金色的余晖，而东边的山顶上则银光闪闪——月亮要出来了。

“多美啊！”贝多芬听见一声娇滴滴的惊叫。通常，这种声音在他耳朵里小到几乎听不到，现在却很清楚，因为那声音像是银铃般清脆，“莫非雷昂大夫的话得到证实，听力有所恢复？”贝多芬想。他习惯地掏出鼻镜循声看去。

眼前这个女孩子约莫十六七岁，发育得很好的胸脯和细细的腰肢已经显示出少女曼妙的身材。只见她孩子气地挥舞着手，仿佛要从天边摘下一片金色的落霞。

贝多芬迎向前去，向走在后面的女孩的父亲鞠躬致意：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小女孩尖叫了一声，一双蔚蓝色的眼睛紧盯着他，那眼神就像静静的琉森湖水，清澈得一尘不染。“这两天我正在弹您的《热情奏鸣曲》呢！”那女孩微笑着，显得更加妩媚了。

女孩的父亲这时才把手举到帽檐：

“我是朱西阿尔提伯爵，刚从意大利到瑞士，贝多芬先生，这是多么荣幸的一个黄昏！”伯爵指着小女孩，“我的女儿朱丽叶。她会因为今晚在琉森湖畔认识欧洲最伟大的作曲家而感到骄傲并且铭记终生！”

“肯定是这样！”朱丽叶毫不犹豫地说了，一双蔚蓝色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从未来离开贝多芬，“我正在弹您的《热情奏鸣曲》。”朱丽叶又说了一遍。

“对不起。”伯爵突然离开了贝多芬，迎向一个红光满面留着大胡子的贵族谦卑地打招呼，之后才转回来低声对贝多芬说：

“这是亲王呢，您应该过去打个招呼。”

“亲王过去有，将来还会有，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说得好啊！”朱丽叶轻轻地鼓起掌来，“贝多芬先生，您看这金色的晚霞，还有即将升起的银色月亮，如果有就在现在，划着一条小船到湖里荡漾，该有多惬意啊！您能和我一块儿去吗？”朱丽叶停下来，那双蔚蓝色的眼睛带着一种挑衅的意味。

贝多芬迟疑了一下，朱丽叶接着说：

“没准你会为琉森湖的月光写出一首美丽的曲子呢。”

伯爵看了身边的夫人一眼，无可奈何地轻

摇摇了摇头，伯爵夫人耸耸肩：

“看这孩子！”

贝多芬觉得很意外，内心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在一个落日与月色交辉的夜晚，在琉森湖上，这简直是个梦境！

“如果伯爵大人您不反对的话。”贝多芬话虽如此说，却早已把手臂伸给朱丽叶了。

朱丽叶吻了吻父母说：“等我回来给你们讲故事。”便挽上贝多芬的手走了。

在湖边，他们花了5个弗洛令叫了一条小船，让船夫把船划到湖中去。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湖面上靠东的波光呈银色的，而西边反射出的是金色的落日余晖，金银两色的细碎涟漪在木桨的搅动下重叠又复散开，散开又复重叠；岸边，最早的几盏灯也亮了，把它们的光投向静静的琉森湖面上，还有星星，一粒粒，钻石般地在水面闪烁。

“我们是在天上划行呢，贝多芬先生。”朱丽叶轻声说。她吩咐船家，“你别再划了，别惊吓了这些小星星。”

小船便静静地停在水面上。朱丽叶像个孩子似的把头靠在贝多芬的胸脯上：

“你的心跳得多快呀，贝多芬先生！”

“因为你的热情。”略一沉吟，贝多芬又说，“我的意思是，你以现在的热情去弹那首《热情奏鸣曲》会很不一样。”

朱丽叶不说话，似乎在咀嚼着贝多芬的回答。突然她高兴地叫道：

“看！快看！月亮出来了。”

果然，就在他们说话间，远山的顶上升起了一轮满月。远处，茫茫的月光就像倾盆大雨，近处的湖面则像镜面似的闪闪发光了。朱丽叶一把抓住贝多芬的手激动地说：

“你应该为今天琉森湖上的月光写一首曲子，答应我！”

“我答应！”贝多芬紧握住她的手打了个寒战。他很熟悉自己的这种反应。通常是在乐思来临之际或是肢体接触到他所心仪的女性。现在也许是后者。因为朱丽叶的手柔若无骨，且像绸缎似的光滑细腻。贝多芬轻轻地喘息着：“朱丽叶，不管将来你在什么地方，我一定要写一首奏鸣曲献给琉森湖上的月光，献给一个可爱的姑娘。”

朱丽叶把头倚在贝多芬胸前：

“我听见你的心跳得很激烈，为什么？”

“为琉森湖上的月光，为那个可爱的小女孩。”

“我不是小女孩，我已经长大了。”

朱丽叶仰头抗议了一声，又复深深地埋头在贝多芬怀里。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待着。从始至终，贝多芬很想低下头去吻她，又不敢。是为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是为女孩的父亲——刚认识的朱西阿尔提伯爵的信任？或者只是因为船工就在面前？贝多芬过后为此十分后悔，因为随后的周末，当贝多芬终于打听到他们下榻的旅馆而去拜访时，侍者恭恭敬敬地用银盘子递过一封信，贝多芬打开粉红色的信封，看到如下几行娟秀的花体字：

先生：我走了。我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突然地带我回佛罗伦萨。我知道您会来找我，别惦记我，您应该记住的是琉森湖上的月光。

愿上帝赐福给您！

月光下的女孩朱丽叶·朱西阿尔提

那天晚上，月光依旧如水银般泻到琉森湖上，灯光、星光，一切如前，只是再没有朱丽叶了。贝多芬神思恍惚，怅然若失。

回到旅馆，侍者送上咖啡和小点心，讨好地说了句：

“看来您很开心，贝多芬先生，听说很多贵妇人都想要您一缕头发……”

“闭嘴！”贝多芬一甩那狮鬃似的头发怒吼

方向旋转的，叫“飞死盘子”。他从不让自己的鸽群去“撞盘子”，即去冲撞人家鸽群的阵营。偶尔，他的鸽群裹胁了人家的鸽子归来，不论优劣，一律赶走，这叫君子不夺人之爱。

仰云天在鸽友中声誉颇佳，众望所归，于是连任鸽友协会的会长。

住在巷尾最后一个院子的房林，40来岁，矮矮胖胖，白白净净。他是本地房地产开发的后起之秀，因为读过大学，自矜为“儒商”。这个院子很大，是他两年前买下的，把老房屋连根拔掉，建了一栋漂亮的三层小洋楼。他喜欢养鸽子，便在院子一角，建了一座小巧而精致的鸽舍，有五六十羽，而且很多是名品，如“青毛”、“鹤秀”、“七星”、“兔背”、“紫点子”、“紫玉翅”、“玉环”、“白鹦嘴点

子”，等等。

房林爱鸽，但很少动手去喂鸽、驯鸽，雇有专人料理这些俗事。他玩鸽，只是手挎着鸽笼（鸽笼又称之为“拷”），到鸽友聚会的地方去展示新购的名品，当然花了大价钱；说一些书本上学来的行话，“憋鸽子”、“喷雏儿”、“续盘子”……或者，在自家院子里“飞盘子”，呼啦啦群鸽起飞，在空中“飞死盘子”，然后再落下来。这已让他很满足了，名鸽多，谁也不敢小视他。

他与巷中人很少打交道，劈面碰见了，也不打招呼，把头昂起，用眼角的余光扫视对方。只有碰到了仰云天，他才略略点头，也只是头动而颈根硬着而已，不咸不淡地寒暄几句。

巷中人背地里称房林为“硬颈根”。

少年得志，事业如日中天，有文化，有钱，腰板硬，颈根硬，能向旁人屈服吗？当然不能。

但房林向仰云天屈辱过一次。

仰云天的祖父、父亲都喜欢养鸽子，而且古城当时鸽哨制作名家的好玩玩意儿收藏不少，据说有上百个，后来都顺理成章传到了仰云天的手上。这些名家早过世了，他们后人制作的鸽哨，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鸽哨分为四大类：葫芦类、联筒类、星排类、星眼类。每一类又有很多的品种，比如联筒类，就有三联、四联、五联、二筒、三筒、鼎足三筒、四筒、四足四筒。鸽哨佩系在什么地方呢？鸽子的尾翎一般是12根，在正中4根距指尖约1.5厘米，方可佩系鸽哨。精美的鸽哨，工艺繁复，结构奇巧，音色、音量俱佳，价钱不菲。因是出自名家之手，哨上往往刻有其字号，又因年代久远，与工艺品或文物无异，珍贵极了。

在一个夜晚，巷中人声静了，房林先用电话礼貌地预约，然后一颠一颠地去了仰家。

喝过茶、抽过烟、扯过闲话后，房林忍不住说出了来意：想购买仰云天全部的鸽哨，价钱无论多少，照付不误！仰云天哈哈大笑，尔后收住笑，说：“房先生，这都是老辈子留下的东西。我不等钱用，鸽哨一个也不可出让，对不起！”然后又说：“你知道怎么佩系鸽哨吗？知道什么鸽佩系什么鸽哨吗？知道一群鸽子的鸽哨怎么配音吗？你不懂啊，我懂。”

房林一块脸都白了，蓦地站起来，咚咚咚地走了。仰云天高喊一声：“房先生走好，恕不远送！”

转眼入秋了，天高云淡，金风细细。

鸽友协会决定，互相选定对手，在雨湖七仙桥附近的一块草坪上，一一对地按顺序“飞盘子”和“撞盘子”，谁的鸽子飞得高、旋得巧，能把对方的鸽阵撞乱，还把其

中的鸽子裹胁回家的，属于胜者。按规定，裹胁而去的鸽子必须一一归还对方。

房林指定要和仰云天一比高下。这是个星期六的午后。仰云天平和地说：“房先生，我接受挑战。我输了，会长的位子我决不再坐！”

“真的吗？”房林咄咄逼人。

“军中无戏言。”

“那就好，诸位可以作证。”

他们分别站在草坪的两端，身边摆放着几只大鸽笼。当开赛的小红旗急促地挥动之后，两个人迅速地打开笼门，各有30羽，热热闹闹地朝空中飞去。

仰云天的鸽子在前一天都佩系上了鸽哨，高音、中音、低音，雄壮的、柔软的、粗犷的、妩媚的，在鸽翅的扇动中，如一部动听的交响乐。“盘子”飞得高，旋得活，而且三起三落，井然有序。

房林也请人佩系上了新购的鸽哨，但却是一片杂乱的喧响，而且“盘子”只朝一个方向旋转。突然领头的几羽，率领群鸽冲向对手的阵营，这叫主动进攻。

仰云天的鸽群立即拉高，纹丝不乱，然后再俯冲下来，变守势为攻势，凌厉地杀入对手的“盘子”，纵横切割，让对方溃不成军。接着，又从战阵中撤出，重组“盘子”，朝祥和巷方向的家中飞去。

房林的鸽子呢，紧接着也朝自家飞去了。房林拍手大笑，说：“仰会长，你的兵马溃逃了，我的部下穷追不舍哩。”

仰云天朝这边拱拱手，说：“房先生，你赶快回去数数鸽子吧。”

“多了的，我肯定送回，一只不留。这灰不溜秋的，我要它做什么！”

……

待到所有的比赛结束，已是暮色苍茫。

仰云天回到家里，立刻去了晒楼，用手电光数点鸽舍中的鸽子，与他当时目测的数字相符，房林有5只鸽子被裹胁而来，而他的鸽子一只也不少。

吃饭后，仰云天把房林的鸽子用一只小鸽笼装好，对老伴说：“你给他送去吧，我去，他的脸挂不住。”

“好。”

老伴很快就返回来了，因为房林说他的鸽子都回了家，没少一只，这些鸽子，可能是野鸽！

仰云天叹了口气，说：“我拿到雨湖边去放了，让它们自个儿悄悄地回家吧。”

插图：孟浩强

孩——是你妹妹吗？”

鞋匠点点头。贝多芬走过去，坐到女孩身旁。

“能让我试试吗？”

“您是谁？”盲女孩惊奇地问。

“这不重要。”贝多芬又一次回答，“重要的是那个叫‘艾丽丝’的女孩，她天真而又纯洁。和你一样。”贝多芬边弹边说，“她现在正在花园里玩耍，奔跑并快乐地欢笑。”

“我不快乐，也不会奔跑。”盲女说，“我只感觉到我家咪咪在奔跑，追逐着我掉到地上的绒线球。”

“也可以。”贝多芬边弹边说，“一只猫咪在追逐你掉在地上的绒线球。可是你叫什么呢？”

“达妮艾拉。”

“好的，达妮艾拉。”贝多芬反复弹出轻快的乐句，“就这样几句，你老弹不好。你要想……”

“不是我家的咪咪。”鞋匠突然叫起来，“这分明是朱丽叶伯爵夫人那清脆的笑声。她就这样笑着，一手提着裙子，碎步从楼上下到客厅。我仿佛又听见她银铃似的笑声了。她说：‘卢卡斯，这就是你做好的鞋子吗？天哪，这多漂亮！这双跳舞的鞋子。’她还说……”

贝多芬突然停了，转过身子迫不及待地问：

“什么？你再说一遍，那伯爵夫人叫什么来着？”

“朱丽叶·朱西阿尔提伯爵夫人。先生。”是她！找到了！嫁人了！贝多芬停止了弹奏，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他们现在同在维也纳。也就是说，他在琉森湖上对一个女孩的承诺必须要兑现了。

一阵微风把虚掩的门吹开，一股银色的月光如清溪般奔涌而入。

“卢卡斯，那是什么？凉凉的，爽爽的。”

“月光。达妮艾拉，那叫‘月光’。”

“月光？月光是什么样子的呢？”盲女孩问。

“你知道‘水’吗？”贝多芬觉得随着这句问话，眼前的月光全是澄明的水：琉森湖上那荡着月光、灯光、星星的水。现在这些水正汨汨地涌入了这间小屋。他尝试着在琴上弹出一组和弦。

“我感觉到了，先生！”达妮艾拉惊喜地叫起来，“就像我每天早晨洗脸时触动水的那种感觉，可它并没有弄湿我呀！”

“是的，是的。它滋润的是你的心田。”贝多芬说，“它现在正从门外流进来，它是银色的，还有更亮更亮的星星也加入了。哦，‘亮’就是大雁在晴空里的叫声，或者是夜莺在晚上的啾鸣，你一定听过了。只是星星、月亮它没有声音，但它‘亮’。”

盲女兴奋地叫起来：“我感觉到‘亮’了！”

“那么，现在，一盆很大很大的水，叫琉森湖，上面漂着床一样的小东西，叫船。”

“啊！我看见了。”达妮艾拉惊叫起来，“上面还有个小女孩，和公主一般美丽。”

“是的是的。”贝多芬边弹边说，“她正把头靠在一个男人的胸脯上。”

“她爱他吗？”达妮艾拉问。

“不知道。”

贝多芬已经完全进入情绪了。一种如水的月光弥散开来的感觉。它正像血液流淌在血管里那样，无声地流向他的每一个指尖，然后又化成一个个美妙的阶梯，相互融合而成一组组和弦响彻在小屋里。

“这正是那天伯爵夫人的情绪。”鞋匠卢卡斯又高声嚷道，“她说：‘卢卡斯，你给我做了一双多么美丽的舞鞋！’她说：‘我在迈克尔·罗塞伯格那里订做了一台钢琴，这台老的就送给你妹妹吧。’她说……”

“卢卡斯，是这样。你可扯远了。”盲女孩说，“就是现在——维也纳安详的夜晚。月光静静地水一般流淌着，在那个‘盆’里，漂着叫‘船’的东西，我看见那小女孩把头靠在那个男人的胸前，她听到他的心跳，一下、一下，最后和月光融合在一起，就像糖块溶化在水里。哦，先生，我似乎能尝出月光的味道了。”

盲女高声叫起来：“甜甜的，还有点儿凉。”

“你的感觉对了。是的，又甜又凉，静静地都在那个男人的心里。”贝多芬高声说。萦绕在他脑子里的这首奏鸣曲，今晚在这里终于完成了第一乐章！他思如潮流，第二乐章的优雅、轻盈，第三乐章第一主题的奔放热情和第二主题的强烈激动和坚强意志统统像岩浆般在心里沸腾着，翻滚着，它冲决、奔涌，亟待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他得马上在谱纸上把每个音符逮住，刻不容缓！

他匆匆站起来，拿出一个金币和一张门票：

“听着，卢卡斯，你必须在明天上午把这张音乐会的门票亲手交给朱丽叶伯爵夫人，告诉她，这就是贝多芬给她的礼物。”

“啊，先生，您就是贝多芬？”盲女达妮艾拉惊叫起来。

“是的。我就是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不等兄妹俩的回复，贝多芬已冲出小门，消失在蒙蒙的月色里了。

回到寓所的贝多芬匆忙地坐到了那台他心爱的迈克尔·罗西伯格钢琴旁，如潮的乐思一下就找到了出口，一个个美妙的音符迫不及待地指尖流出，又复固定在谱纸上，在晨光熹微时他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音符，在标明“#C小调奏鸣曲”之后，又认真地写上：

奉献于朱丽叶·朱西阿尔提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维也纳卡恩特纳剧院座无虚席。剧场静得每一个人都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大家都在等候着今晚要亲自演奏自己的新作《#C小调奏鸣曲》即第十四钢琴奏鸣曲的贝多芬的出场。不料那穿着晚礼服戴着假发的报幕员又再次出来说：

“女士们！先生们！应坐在前排的一位夫人的请求，请允许我再次报幕：今晚将由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先生亲自演奏他的新作《第十四钢琴奏鸣曲》。这部作品是奉献给朱丽叶·朱西阿尔提伯爵夫人的。”

随着一阵潮水般的掌声，坐在前排一位穿着黑天鹅绒晚礼服的年轻妇人却掩面无声地啜泣起来。在接下来的琴声里她泪如泉涌，泪水沿着指缝小溪般注入到月光下的琉森湖里……

